

口味的个体性与公共性

苦、甜、辣、咸、鲜,麦奎德分析每一种味道背后的文化机制

书间道



《品尝的科学》  
[美]约翰·麦奎德(John McQuaid)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2017年5月

美国记者约翰·麦奎德曾凭借《毁灭之路:新奥尔良的破坏与超级风暴来袭》一书获普利策奖。新作《品尝的科学》延续他对科学的缜密思考以及对人与环境的独特见解。

埃德温·加里格斯·波林的“味觉地图”曾经在20世纪中期风行一时。但是,事实上,譬如喝红酒要用舌头的哪个部位品尝之类的说法,完全是装模作样。味觉地图有悖常识。麦奎德指出,21世纪的先进实验证明,整个舌头都能感觉到五种味道(2001年,“鲜味”被认为是第五种味道)。每个味蕾都分布着五种不同的受体蛋白质,每种受体蛋白质专门侦测一种基本味道分子。

对波林“味觉地图”的批评表明了作者的立场,在这个各种饮食“科学”满天飞的时代,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学说呢?它不应当是无事实根据的,或将细微的事实过分夸大发散的;它不应当是哗众取宠的,脱离科学的轨道去营造潮流的风尚。品尝作为一门科学,非常有趣,也非常有用,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,才能展现它真正的魅力。

书中有个例子,加拿大的迪翁五胞胎生下来就由国家抚养,五个小女儿先后参与了国家筹划的多项实验,1941年,她们在六岁时进行了味觉测试,尽管基因组成完全相同,生活环境也完全相同,但孩子们的反应和描述存在很大差异。这说明味道是一种很私人的体会。有些孩子不爱吃青菜、不爱吃胡萝卜,可能他的味觉系统就是抗拒这些食物,妈妈们就不要耗费心力去纠正孩子的“偏食”了,想想其他方法的营养补充吧。

味觉的个体差异为何如此之大?要搞清楚味觉器官的精确本质并不容易,比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。和触觉、视觉等其他感知能力不同,没有普遍原则可以归纳味道,它太特殊了。当然,口味并不总是个人化的,它也存在普遍性和地区共性。比如,在我国,江南人爱吃甜食,北方则咸食居多。如作者所说,“就像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,味觉是遗传和生活经验交互影响下的产物”。麦奎德呈现了“从古至今最关键的五顿饭”:据1982年墨西哥索诺拉沙漠的化石发现,推测地球生命的第一口饭发生在4.8亿年前,这里在古代曾是海底;接下来的“四顿饭”分别是法式杂碎、蚂蚁舒芙蕾、水果沙拉、烤鱼佐橄榄和炖羔羊肉。它们分别发生在欧亚大陆、非洲丛林、西伯利亚平原等地区,每一口食物的摄入都代表了生物的一次演进。气味引导了我们远古祖先的食谱,也逐渐拓展了他们的生活区域,尤其“吃熟食”更是人类文明质的飞跃。

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最初的食物偏好,烙印在不同族群的骨子里。这种偏好并非凝固的,而是流动的。譬如,我们现在认为四川人嗜辣,这其实是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事情了。苦、甜、辣、咸、鲜,麦奎德分析每一种味道背后的文化机制。当我们切入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口味的形成,可以明了在过去与食物相关的事件里,政治与经济扮演的重要角色。譬如,糖最初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,欧洲的王公贵族为了获取糖,曾经在亚非拉的种植园里施加了大规模的高压统治;还有马铃薯,我们都知道,当它进入爱尔兰,以及在明朝时期进入福建等地之后,曾经如何掀起历史的风潮。如今,马铃薯常以薯片的面貌现身,在“嘎嘣嘎嘣”的脆响里,它伴随着消费主义的狂潮,席卷全球。

品尝不只是个人的进食,它包涵着约定俗成的意义。这些意义既有科学的演化,也有文化的沉淀,并以相互交叉的方式影响我们对食物的感知。 林颐

碎片化时代的科普阅读

科技要普及,应当接地气,向着『粉丝经济』的方向发展,打造一群知识经济的网红,这是一种可行之道

悦读



《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》  
[美]约翰·布罗克曼  
浙江人民出版社  
2017年3月

Edge是美国著名的文化推动者、出版人约翰·布罗克曼发起的论坛性质的网络社区。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“现实俱乐部”(Reality Club),目的是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,1997年,现实俱乐部更名为Edge并上线。

Edge每年都要抛出一个年度大问题,寻找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作出回答。这些回答后来汇成每年一卷的“对话最伟大的头脑·大问题系列”。《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在这本书里,我们会邂逅理查德·道金斯、贾雷德·戴蒙德、史蒂芬·平克等人,他们代表了当今世界“最伟大的头脑”,居然可以齐聚一堂,的确让人莫名兴奋。

在他们眼里,哪些科学观点是必须去死的呢?道金斯说,“本质主义应该退出历史舞台”,他将本质主义称之为“不连续思维的暴行”,这种削足适履、事先规定的研究方式阻碍了科学的进步;戴蒙德说,“通过替换旧想法,新想法终将取得胜利”,他通过詹姆斯·沃森和弗朗西斯·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的经历阐释自己的看法,并指出了当今生物学中需要被替换的旧模型;平克说,“行为=基因+环境”这个方程中的每个术语都令人怀疑,他认为,基因-环境相互作用不是指“环境是基因发挥作用的前提”,而是指“触发器”作用,即在某种环境下,基因以某种方式影响一个人,在另一种环境下,则以另一种方式发挥影响。

这本400来页的书,聚集了175位科学家的回答,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。换算一下,每位科学家只能分配到两三页的篇幅,而且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也有很大的差异,这就使得全书显得杂乱且碎片化,系统性不好。不过,当我试着逆推,将它们归原为一篇篇独立的文章,在不同的时段陆续出现,我似乎发现了Edge红火的些微因由。

我想问大家,最近有没有完整地读完一本书?或者,最近读完的一篇文章有多少字?

碎片化时代的阅读现状表明,人们没有时间,就算有时间,似乎也不愿仔细地、耐心地读书。深奥的科技书籍更加让人望而生畏。很多人不愿意去钻研,但又想知道最前沿的科技动向。于是,简明扼要、浅层次的各类纲要式导读就开始大行其道。比如,知乎,号称“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、经验和见解”。比如,分答,号称“快速地找到可以给自己提供帮助的那个人”。还有一些非常贴心的APP或公众号,可以把几十万字的厚厚的大书提炼成最多一两万字的干货梗,你只要张张嘴,都不用咀嚼,就可以顺利地吃完一顿美味大餐,回头还可以“吐”给别人,显摆自己的学问。但是,分答停摆,知乎警钟已响起。微信固然以图文并茂和活泼的语言吸引读者,然而它的即时性也在日益暴露其天生的孱弱。

再来看本书。冲着这些有名的作者,冲着这些厉害的话题,我相信,它们如果出现在公众号,再配合适当的运营推手,都有可能成为10万+的爆文。我也认为,科技要普及,应当接地气,向着“粉丝经济”的方向发展,打造一群知识经济的网红,这是一种可行之道。我更认为,这些应当只是一个起始,正如编者约翰·布罗克曼的身份,他担任的是“推动者”,平克等科学家之所以分享自己的看法,我想也是希望唤起公众的兴趣,唯有真正的沉浸、投入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。 赵青新

用手术刀解剖的古今传奇

阿宝八卦的虽是医学那点事,却在谈笑间道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,让我们汗颜,深思

好书我读



《八卦医学史2》  
阿宝  
鹭江出版社  
2017年2月

医者仁人心,但医生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比较刻板的,白大褂、听诊器、处方笺、手术刀、药水味。医学是科学,来不得半点玩笑,想来这些印象也在情理之中。近来由于医患纠纷增多,人们对医生可谓又爱又恨,因为有些医生竟然可以将救死扶伤的职责抛在脑后,成了认钱不认人的“催命鬼”。

但当医生脱掉白大褂以后,他们也跟我们一样,为人父为人妻,为人子为人女,也是拥有喜怒哀乐的正常人。他们会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讲譬如糖尿病人的饮食禁忌,也会聊在医院病房甚至医学史上发生的奇闻异事。娱乐跟八卦往往分不开,医学上的八卦只要有料,也是有趣有益的,甚至比那些明星的破事还有营养些。

烧伤超人阿宝,本名宁方刚,现为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医师。业余时间唯喜读书,涉猎广泛,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所不揽,尤爱文史。2013年开始,宁方刚以“烧伤超人阿宝”ID注册微博,科普医学常识,解说医患关系,点评医疗改革。文采飞扬,文笔流畅,时而幽默诙谐,时而犀利辛辣,时而催人泪下,深受广大粉丝喜爱。阿宝的第一本科普书名叫《八卦医学史》,从历史到医学,阿宝游刃有余信手拈来,既严谨科学又幽默风趣,令人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。

阿宝的八卦,灵动得很,不蠢不笨,是健康的八卦,智慧的八卦。八卦在阿宝,就是浪漫的琐碎主义,在故纸堆里不厌其烦地考证,在新世相中行云流水地行走。读他的八卦,不是和史实在拉锯,而是和阿宝本人在聊闲天。聊着聊着,一个眉清目秀、上下五千年的阿宝,栩栩如生起来,你和他一起,成了一个个故事的幕后推手,甚至罪魁祸首。

最近阿宝又推出了《八卦医学史2》,这是《八卦医学史》的续篇。本书有《大诗人拜伦之死,全是放血疗法惹的祸》等25个历史八卦,包含《穿高跟鞋是现代女性的新型自虐方式吗》等25个健康理念,更有趣,更有料,更实用!在深广袤的医学领域,一知半解的人们都是容易被舆论和人性左右的“文盲”。有时候,离真相越近,我们才能越聪明。

阿宝是一位富有人文情怀的医者,以其犀利的笔法、辛辣的幽默从医学角度阐释一些历史背后的真实,同时也解答了一些关于当代医疗方面普遍存在的困惑,将复杂的医学知识简单地呈献给读者,带给读者好玩、有趣、长见识的阅读体验。譬如在《注射器、针头与艾滋病》一文中,作者认为注射器的发明是医学的一大进步,但是它在大大推动现代医学进步、造福千万患者的同时,也制造了巨大的麻烦。其中最大的问题,就是为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全新而高效的途径。艾滋病从动物到人类,从非洲到美洲再到全世界,注射器一直推波助澜,才形成了如今人人谈艾色变的境地。

阿宝另辟蹊径,把医院、医学、医生、医疗跟人类历史纠缠在一起,插科打诨,轻松跨界。历史相似得令人心碎,更令人心碎的是,历史明明就摆在那里,我们却未能吸取教训。阿宝八卦的虽是医学那点事,却在谈笑间道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,让我们汗颜,深思。 彭忠富